

## >>> 目 录

南风	1
飞箭	25
算术题	71
古战场	108
复仇的讲述	143
别人的宫殿	172

## 复仇的讲述

—

复仇乃是追溯人类根性的基本寓言——几千年来，人们不断讲述复仇的故事，它成为人的生活里最富魅力的原型骨骼。然而更重要的是，复仇并非那复仇者追寻的终点，他所追寻的乃是那仇恨背后所隐蔽的永恒的公义，在那公义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加深厚的虚无的人性。莎士比亚曾将一个孤独的复仇者放置于舞台中央，并将那复仇的悬念飘浮于整个过程。为了获得公平与对策，一个王子的剑刃始终在剑鞘里埋伏着，直到他的五指捏住剑柄并连同自己的生命抽取出来。鲁迅改写了眉间尺的故事，将自己描绘为那复仇者本身，因为别人的伤痛和仇恨加在他身上，他厌恶了自己。他将自己的肖像叠加于复仇者的魂灵上，直到冰一样透明的利剑将王的头颅与自己的头颅砍削到金鼎的沸水中，让兽炭的火焰舔尽生命的血肉。那是怎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仿佛是人间早已设定的复仇计划，直到仇敌与复仇者的头颅同置于金棺并享受同等的祭礼。

一位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看到了复仇意义的虚无。他将一个船长放在了复仇的波涛之中，试图以一种铁的意志和复仇的激情来做出生命的惟一抉择，直到自己与那复仇的对象、一种神秘的象征物白鲸一同陷落到深渊。最后留下的仅仅是人间的报信者——他

仅为这一事件的不朽而存在。这样，意义的虚无却因为那幸存的见证者而获得不朽的意义。另一位伟大的幻想作家却对复仇的原理作为人类的基本图景之一进行了智力意义上的处理。他借用了两个国王和两座迷宫的故事对复仇的方式和目的做了独特的探寻。其中一位聪明的国王让建筑师和魔法师建造了足以体现人类最高智力的精美复杂的迷宫，并诱使另一位国王进入其中。那位可怜的国王只能在祈祷里找寻神的佑护而摆脱将自己丢失于迷宫的厄运。后来他作为复仇者集结自己王国的军队摧毁了他的仇敌的国王，推倒了那为自己的迷宫而喜悦的国王的城堡，击溃了那国王赖以高踞宝座的军队并俘获了那沉溺于智力与人工游戏的仇敌。他将那国王绑在快速行进的骆驼上直到沙漠深处——复仇者向那国王指明了真正的时间的王国及世纪的物质和时间的象征，人的智力不可及的迷宫原是在最荒凉的沙漠，这里不存在人工的任何迹象但又让仇敌彻底绝望。在这位伟大的幻想家所构筑的世界里，复仇者宣称——现在，至高无上的主让我向你展示我的迷宫，这里没有梯子可以攀登，没有门可以进出，没有使人疲倦的走廊需要穿越，也没有墙会阻止你通行。然后那仇敌被松了绑并被遗弃于沙漠。那么，这使得复仇的规格提高到神的级别，因为这故事的核心是神早已预备了这样一个完备的复仇场所，它从操作的可行与智力意义的两方面都给予复仇者以满足，复仇便因此成为神的隐蔽的谕旨之一，它被书写在浩瀚的沙漠与人性的天赋迷宫。

是的，它是人的天禀里所凸现的最重要的意念，其植根于神的创世的意图里。正是因为神对祭献之物的检选，使人间产生了第一起仇杀。人类的始祖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又将仇念埋藏在他兄弟的尸骨里，致使那复仇的激情与力量一次次在广袤的人间升腾，如同世上温馨的炊烟笼罩了历史及我们的视线。我们可以从大地所产出的食粮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同样地可以在罪的源头里窥望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所种的庄稼里含有我们的生命本形。正是人世千百次的复仇描绘了公义的天秤，并将其图像放置于人的内心。这样，我们便从虚无与黑暗里摸到了坚硬的根须，那根须就从我们

的魂灵里发生，我们又怎样能以魂灵之外的语言描述它的形象？因而所有的复仇故事仅是复仇本身的外表，它仅仅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交谈的尖利声音，如同千百年来人的永恒痛苦。

## 二

一幅平凡而温暖的人世图画：一个孩子不慎碰在桌角上，外物对他痛楚的一击使他难以忍受，他便因那痛楚而啼哭。母亲心疼地抱紧自己的孩子，一边以爱来抚摸孩子的疼痛，一边以手来击打那给予孩子以无端伤害的桌子，并说，你瞧，我替你打了它。孩子渐渐止住了哭声，他的心感到了安慰。人在自己昏昧的起点处就知道自己的无辜以及对那给予自己痛楚的人或物施予对等的惩罚。你给予我的我仍要给你，人世的无辜者需要对称。

一棵树是对称的么？在至高无上的伐木者眼中，一棵树的真正对称原是隐匿于那棵树被彻底砍斫后所留下的虚空里。他仔细看那一将变为理想物的实在，先伐去树的一边，又伐去树的另一边，直到那棵树在利斧的雪刃里消失。这是另一则关于复仇的寓言，神从一开始就将对称的绝对美景留在自己的怀抱，我们所能看到的乃是那美景从黑暗里抛出的令人惊惧的恶果。我们所找寻的乃是要在死亡里显现。

然而对死灭的恐惧仍然不能阻挡复仇故事的传诵和杜撰，因为人们对复仇的欣赏和对公正、正义的缅怀激情超出了恐惧的震慑。理想使我们战胜了自己。完美的树叶遮蔽了眼睛，真实绕到了背后。其中还有我们对复仇者杰出记忆的欣赏。古代中国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传说在多少个世纪里回响，它直接针对人的遗忘的习惯。在复仇故事里获得不朽的越王看到了人的记忆缺陷，也看到人的易于自我安慰的事实。他便将沉重的耻辱首先安入到肉体上。他躺卧于柴薪以使自己不得安睡，又品尝苦胆使自己从感官上杜绝来自美食的慰藉。他采用了自我磨折的方式。以肉体的痛苦换取往

昔屈辱的记忆的完整和持久。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位国王视做复仇之王，他一开始就认识到肉体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将人的魂灵推出体外。肉体的磨盘在缓慢的转动之中将把记忆磨为细沙直至那细沙被风吹掉，记忆作为物质事件的贮存将因肉体的某些补偿和满足而遗失，复仇的精神和信念因此而被时间所磨灭。

这位国王最终获得了成功。他的方法使自己战胜了肉体，使它成为复仇的伟大计划的必要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复仇乃是对自我和记忆的双重征服，或者说是对自己和记忆的完整保持。耻辱和血污使自我缺损，只有记忆拥有恢复自我形象的力量——勇气、计划和信念乃是记忆力量的幅射和延伸。人们对那复仇之王的崇仰正是来自对自己和记忆的不断估价，并将它簇拥到平凡生活里不朽的殿堂之上。

### 三

然而弱者的复仇是另一个样子。它拥有所有的复仇的所有特点，却缺乏那复仇的果实。中国古老的昔日就有这样的复仇者，他所历尽艰辛捕获的，乃是一个目的在自己的内心埋葬于虚空。他的复仇不仅来自仇恨，还来自个人灵魂的启示。他的复仇计划是完美的，他所采用的复仇方法也无懈可击，他的一切安排又使自己的仇敌在蒙昧中被接受——他对仇敌的伤害那样轻微，以致那仇敌并无察觉，然而对于一个复仇者来说，又选择了自己的力量所能抵达的最严厉的效果。

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发生，又在冥冥之中结束：在多少个世纪之前的魏国，有一个叫黑卵的人因私仇而杀掉了丘邴章。仇敌又将自己的头颅置于荒冢，复仇者因复仇的实现而使自己的生命归于平静的生活。他以为一切都已结束，并不知道一个复仇故事的结束乃是另一个更加独特的复仇故事的开端。因为丘邴章并未因其肉体

死亡而死灭，他将自己的血灌注到自己的儿子的躯身里，并在儿子来丹的灵魂里沸腾和喧嚣。来丹作为死者的子嗣，从死者的骨殖里获得复仇的胆气，可他的身体又过于孱弱。他总是数着米粒吃饭，只有顺着风才能行走。他像秋天里枯干的草叶，已经丧失了抓紧和依附土地的能力，甚至没有抵御逆风的力量，他的躯身更多地被外部的自然力所主宰，灵魂内部积聚的猛力已不能支配轻飘的形体来捏起沉重的作为物质的兵刃——可是，作为一个人，他仍然耻于依赖和凭借他人的力量来实现复仇的目的，那么，他所依靠的信念仅是复仇的誓言与内心的激情，然而这一切又极易于无奈与无形之中归于覆灭。

他所面对的复仇对象恰好与他的状况相反——仿佛是此消彼长的某种玄学反衬。仇敌与复仇者就像镜外与镜中的形貌，一个人乃是另一个人的虚像，弱者在镜中会显出强大的一面，强者的面孔也可能在镜中会被削掉真实的棱角。总之，那仇敌黑卵是另一个人，复仇者的内心恰好显现于黑卵的外貌：他在形体的意义上绝对强大，他的凶猛与强悍举世无双。他有超越常人百倍的勇力——黑卵可以伸出颈项使刀斧卷刃，又能裸露胸膛使飞来的利箭折断。他的筋骨皮肉极似钢铁铸造，箭矢与宝剑被猛力所摧折，可他的躯体并不留下伤痛。这是多么罕见的生命材料，根本不需要坚硬的盾甲来防护，也无须祈祷和符咒的保佑。因而，他完全可以杀掉仇人的儿子以斩草除根和享受一劳永逸的安宁，但他不必这样做。他要留下那死者孱弱的根苗供自己来蔑视。在他的眼中，来丹是一个近乎零的存在，他不仅杀掉来丹的父亲，还要从容地践踏死者的子嗣。他不仅将死者永远地归于死灭和尘土，还要以蔑视的方法使死者得到侮辱——他要将复仇的快感延伸到尽头，将那树上的果子并不摘尽，留下某些似有似无的数目供自己欣赏，或者他以这种形式来映照自己，以证实那生活的意义。

在另一方，来丹窥破了仇敌的谋算，他不甘于被蔑视、践踏和蹂躏，因为这并非他的魂灵所设计的生命。他要以草叶来击溃钢铁，他相信复仇的意志胜于相信生命的形躯。来丹的一个朋友说，

你对黑卵的仇恨如同即将被拉断的弓弦，但那站立的草靶仍在蔑视弓箭手的存在，因为你的箭矢乃是虚空。来丹倾听那朋友的语言，就像听到来自大地深处父亲的白骨交错的碎裂的声息，他流下了眼泪。他说：朋友，你的言语仅在遥远的言语里，我所希望听到的乃是击碎仇敌的言语——那言语原是在我自己虚弱的躯体里，我渴望着你伸出十指将它掘取到亮光里。

朋友想了想，说，我听说卫国孔周的先祖曾获得商朝帝王的宝剑，即使这宝剑由孩童佩戴也可吓退三军，其中深含了古老帝王的尊严，你为何不去寻求那神明的力量？来丹从朋友的语言里看到了灰烬里的火焰，复仇者的双眼远比别人的双眼明亮，因为他的目光从来都投入人世的边界。他所看到的并不是别人讲述的某种兵器，也不看重那兵器的神力，而是他由那兵器里看到了自己魂灵的强大，看到了复仇的希望。这希望乃是由一件兵器的反光投射到他内心的。他知道，兵器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古代的铸造者一开始就将原始的杀戮欲望和血的力量打制在钢铁里。因而，他的目光一下子燃烧起来，其明亮的光焰很快地使泪水蒸发干净，在苍茫的大地上，来丹看到了由热血指引的、狭窄到极限的剑刃上的直线——寒光凝聚的前途。

#### 四

这个外形虚弱的复仇者踏出了家门。他携带着自己最重要的或者是全部财产——妻子和儿女，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的起点登上了马车。骏马急迫地踢踏着四蹄，又用自己的长啸划开天边的乌云。驭者的长鞭挥到头顶，如同闪电在飘动。道路比预想的更加曲折和漫长，车轮的轧轧声发出单调的声响。是的，复仇是单调的、单纯的，车轮所碾轧的也正是这样的轨辙，它是来丹以死去的父亲为起始的痕迹，因而留在马车之后的是两条平行的剑伤，其疼痛早已深入到大地骨髓里。

与其说这是指向卫国的道路，不如说它所指向的乃是一部酝酿了很久的、完整的复仇计划。因而两旁的野草充满了骚动，一种含于生命内部的感情从土壤上升到每一片草叶和花萼；草虫吮吸着植物上的湿气并不时发出晦涩难解的弦瑟之声，仿佛是发生于旷野里的盛会，到处都布满了箜篌、箏箏和排箫，所有这一切，都对人的将来进行暗示，无论是快乐或哀伤都深含着某种血性的渴望。

来丹的马车就从这样的旷野中央疾驰。他穿越了树木倾斜的阴影，又有鹰隼在更高的地方盘旋，无论是哪个方向都有着关切和注视。这使他的复仇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事件，包括向日葵都在向那马车的暗影弯曲。它们或许发觉了自身的意义原是在别人的冲动里，又或许发现了万物所面临的收获结局，然而马车仍在驭者的鞭声里被驱赶，使每一样事物的脚下发出悸颤。来丹则从容地端坐在车上，有时一阵强风使他的身体飘忽不定，仿佛要脱离自己的座位，但很快地，仇恨的重力又使他像钉子一样固定于颠簸的历程上。他的眼光只窥伺着前方，山峦的蓝色轮廓早已被穿透，周围的一切一切都阻挡不了宝剑一样的视力。在他看来，这眼前的道路不管怎样曲折和复杂，都是行路人最终离弃的对象。他已由这道路离弃了自己，他的归宿不是草庐或殿堂，而是复仇的绝对诱惑。他早已以复仇为寓所，正像他的父亲以仇敌的利剑和荒草作茅舍一样——在深夜里，来丹的双眼已经闪烁着磷火，并与无数死者的磷火作为一切生者的共同背景。复仇是深邃而渺远的，它甚至比历史更持久。在人间所能谛听到的声息里，昼夜都有那马车的车轮与大地的摩擦，也有复仇者冷静而平稳的呼吸。

来丹终于来到了卫国并找到那宝剑的收藏者。他草叶一样飘忽的身躯向宝剑的主人显现出最卑廉的姿态，屈辱与仇恨已使他放弃了外表的尊严。他只恳求孔周收下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抵押——实际上他已将自己抵押给了伟大的复仇。然后他才向孔周开口说，我的全部既不是我的妻子儿女，也不是我自己，而是正义和复仇，我是渺小和虚弱的，因而缺乏正义的力量、复仇的力量，可我又拥有正义和复仇本身。如果我能够佩戴你珍藏的宝剑，我的使

命就能够实现。我的使命不仅属于我个人，也不仅来自我的亡父，它来自人的本性和神明赐予的公正。我不仅为自己复仇，我将自己视做千百年来所有隐没于荒野里的无辜者，他们的仇恨已经累加为一个无穷的数量，并且全部凝聚在我的魂灵里，因而神明才赋予我如此虚弱的外形。剑的主人孔周仔细地听完来丹的讲叙，回答说，我的剑一如你的貌与形，它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致于不能杀死任何人。我要告诉你我所拥有的三把宝剑，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威风，但却要使一个复仇者失望。

来丹说，我想知道这三把宝剑的特点，因为我已将生命抵押给其中的一把。让复仇者所失望的，未必使我失望，因为我作为一个复仇者已将绝望放置于自己的内心，它包含了所有的失望，因而我不会有失望。就像黑暗包括了所有的色彩，而黑暗不会有任何色彩——我告诉你，我的心已完全黑暗，它超过了无数世纪的黑夜的总和。现在，你将那三把宝剑的秘密告诉我吧。

剑的主人开始讲述：第一把剑名叫含光，它的形状已隐匿于光的背后，它的重量已埋藏于物质的最深处，因而你既不会看到它的外形，在挥动它时也不能感到它真实的存在，它的存在已在存在之外。它的剑锋从不针对物质的世界，因而它扫过一切物体时并不留下缝隙，即使刺穿人的肉躯，也不会使被刺者有所感觉。铸剑者看到了物质存在的有限，因而打制了这把不受任何物质阻挡和约束的利器。

第二把剑名叫承影。它的级别已低于含光，你要在早晨天色将亮未亮之时，或者是黄昏将暗未暗之际，面对正北的方向仔细观察才能隐约看到似有似无的宝剑。当然，你不可能分辨出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在模糊之中，它既显现又隐藏，既在存在之中，又在存在之外，它乃是从虚无到物质的过渡形态。它的两刃既指向实有之物，又指向无有之有。它总是在蒙昧里显现自己的影子，当那持剑者挥动这宝剑时，只发出轻微的、极似万物呼吸的声音，那是天籁之声一个细小的部分——如果它挥过人的身体，你不会感到这宝剑碰到了物质，因为在这样的过程，物质已归于物质，虚无已归于

虚无，因而那被砍削者的身躯不能察觉到那高于肉体的疼痛。

第三把剑名叫宵练，就像世间万物都在等级与秩序之中，这把宝剑乃是这三把剑中最低的一等。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越是接近物质，就越是低贱。我们生活于物质的世界上，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低贱本质。我所说的这第三把宝剑作为神奇的宝物，乃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它差不多已经可以被我们的祖母捕捉到——在白天，你只能见到它的影子而看不到它的光芒，因为它的光芒已经消失于光芒里，它的形体也被万物的形体所掩埋，然而它的影子却作为它的存在的实证被保留下来，这极似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某些记忆。在夜晚，你又只能看到它的光芒而看不到它的影子，因为影子消失于整个世界的阴影里，黑暗将那白日的证据销毁到自己的手指间，其光芒却不能被夜晚所遮掩，它便作为夜晚的对立面而存在。生活也常常是这样，它将强光射向人的内心，让人的双眼难以睁开，因而看不到那事物本身的真形。我告诉你吧，这把近似于生活的宝剑仍是超出生活的，它砍削人的躯身，只发出轻的不易被听到的声音，类似于羽毛跌落的声音或者一片树叶单独摆动的声音。它可以在瞬息之间将人的躯干一断为二，可你无法看到这种神奇的过程，其残酷并不纳入人的视野。因为它太锋利了，太迅疾了，因而那被剑所击的人的伤迹又瞬间愈合，让人的肉眼看不到曾经存在的伤迹。那承受利剑锋刃者虽然感到疼痛，但不知为什么这样。因为血水不沾刀口，也来不及流出，一切复归原样。它让人疼痛，又留下了原样的生活。我的这三件宝器竟是如此可怕，以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惧。

剑的主人坐在屋子的暗影里，看着眼前的复仇者来丹。屋外的光线是微弱的，就像是外面涌进的尘土，使空间呈现混浊和透明的双重特性。剑的主人已经看到，复仇者的眼睛仍像磷火一样闪烁，仿佛一切都是从暗夜的暴露于地表的尸骨之上升起，它所飘动的样子既不稳定又没有真正的方向。或许，他所讲述的宝剑不在他所藏身之处，而是在那谛听者的双眼里被映照。他看到了白骨茫茫的消失了往昔，看到了时间和世纪被覆盖于泥土，他只是作为历

史的信使而不是作为宝剑的主人在讲述，因为他所讲的并不像现实；而是与往事相关的一连串细节。

来丹一动不动地端坐于孔周的屋舍里，他从不曾感觉到朦胧的光明照耀着自己。他仿佛并不是在生活里，因为生活根本不可能像磐石一样安定，而他的端坐恰似石头的静寂。他继续倾听着剑的主人的讲述：时至今日，三把宝剑在我的家族被祖孙相传十三代之久，但它们像深埋地下的坟墓里的祭物，从未在人间被使用。它们一直沉睡于宝匣，就像亡灵沉睡于幽冥里。然而它们从未死去，我深知这宝匣的启封具有非凡的意义——十三代人死与生的接续，被宝剑的存在贯通了时光，我们知道了这世界既有起点又有终结。人与剑的相互守候和等待意味着结局早已出现于起始之处。这一天终于来临。我们十三代人所传递的，乃是三把剑各自的秘密的意义——今天，你出现了，我的心在颤抖中感到了狂喜，因为我将看到含于一把剑内的秘密铭文和启示，你是这铭文和启示的第一个显现者和揭示者——现在，你任意选择其中的一把宝剑吧。

来丹向孔周施礼说，我并不在意三把剑的神奇，我所探寻的乃是那剑的结果。因为我是一个复仇者，复仇所显示的乃是物质的力量，在虚无与幻像里，复仇并不存在。我所代表的不仅是父亲的亡灵，还有那普遍的人的尊严。而这一切都曾是物质的或者是在物质之中显现的。那么，我要保持和归还它，仍需要物质的和瓦解物质的力量。正因为我缺乏这样的力量，才将复仇的权利延伸到你的宝剑，因而我恳求你赐予我那最下等的宝剑——它更接近复仇者的愿望。生活是卑贱的，复仇是卑贱的生活里最高贵的一种，因而我在高贵的剑里捡选那最卑贱的，这样，一把宝剑的雪刃才能切入生活，才能与生活相对应。它的光芒才能照彻复仇者的魂灵以及复仇本身。我要以这三把宝剑里最下等的——那近似于生活的，才能给我的仇敌以真正的疼痛。

## 五

孔周从密室取出剑匣。剑匣的表面是乌亮的，谁也不知道制作这剑匣所用的材料，就像不知道那铸剑所用的材料一样。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理解总是蒙昧的，但懂得它的品质和意义已经足够。十三代人的传递并未给剑匣的外表留下污斑和尘垢，相反，也许由于生者与死者的交替和抚摸，也许由于剑的超凡脱俗的神气，或者还由于铸剑者最初的血魂和符咒，在剑匣的周围，显现出一个澄明的空间，人的面孔顿时明亮起来。隐约可以看到丝丝的寒气从剑匣上升腾，使剑的主人的双手感到了颤抖。来丹的身体太轻了，太弱了，可以被风卷起，却不被寒气所动。因为他的心早已寒彻。他呼吸着由剑所生发的，击穿了宝匣的寒气，浑身感到通畅，血，被那寒气所沟通。

孔周归还了来丹的妻子和儿女，对他说，你无须抵押什么，因为你才是剑的真正主人。我的家族仅仅是从古代受托保管这三把剑，其秘密的目的是在有一天找到它们各自的主人。在遥远的年代，铸剑者乃是为了他人的意义而打遣宝剑，这些神器乃是被漫长的时间所预订。后来它们被交到我的先祖手里，它既赋予我们十三代人等候和找寻的意义，又将那不平静的时光一点点沉积于剑内。远在你出生之前剑已存在，它的存在乃是祈祷那复仇者的降生。或者说，你未生之前剑并不存在，因为剑的存在决定于它的意义的产生。你出现之后剑仍然不存在，因为剑乃是在你的生命中。这把等级最低的宵练从一开始就在十三代人手中思考和追踪一个复仇的计划，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复仇的寓言，而你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被一柄剑所捕获的复仇替身——现在；它将伴随你走遍天涯和人世荒芜之路。

这样，授剑者与受剑者开始七日的斋戒，以清除凡俗世界积于心灵的污秽。他们点燃香火，又在地上趺坐。到七日之时，他们都已

感到各自的身体如同清晨的露水那样洁净。传授宝剑的那一刻终于来临。那是在天色半晴的一个时辰，那时辰不知是在早晨、中午还是黄昏，总之那一时辰乃是从千古以来的总的时间渣滓里提炼出来的，它将成为剑与复仇的双刃上精华的一部分。剑匣终于打开，宵练以光芒和影子的双重形式显现，那光芒似乎明亮又似乎很微弱，那影子好像分明又仿佛模糊，它极似人们内心常常闪现的某种矛盾的幻觉，来丹的双手捏住了那个幻觉。

他的内心感到了踏实。他佩着这样的复仇兵刃返回魏国，归途变得如此简短，他甚至感到时光在梦中消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他的计划了，他携着宝剑在魏国的街道与城郊的小路上跟踪他的仇敌黑卵。他的身形好像因那宝剑的力量而获得重力，逆风有时将他吹得摇摆一下，可那腰间的宝剑以影子和光芒的强力压住了他，使他的双腿永不失去大地的引力。时机终于到来，一天，黑卵饮酒之后醉卧于窗下，他的门敞开着，仿佛一切都预先有了安排。复仇者一生的日子叠加在一个日子里，他的全部时间凝于一刻。因而这一日和这一刻是这样沉重，生活的最终质量砌筑到复仇者的躯体里，来丹大踏步地走入黑卵的屋门，抽出了形状暧昧的利剑。准确地说，那是一道不易被人察觉的细长的暗影，分别三次落于黑卵的头部、颈部和腰间。来丹的心里思忖，仇人必定死去，因为他已听不到黑卵的呼吸。他相信一个人难以承受三剑的砍削，他所渴望的不仅是给予那仇敌以疼痛——疼痛仍然是对手存在的铁证，他所想的乃是彻底摧毁那户牖下的偃卧者——他在自己的挥剑之中，思想已被复仇的快乐所缠绕。他想着那三剑的意义里包含着人、父亲和自己作为无辜者的牺牲，或者还说明神明、人性和公义。因而那剑的光芒闪耀了三次，而那闪耀之中又暗含着阴影——光与影在他的手指间被挥动了三次。这三次的起落或许正在指明宇宙和星空所暗示的人世真谛。这样，那真谛不是复仇者的手指和灵魂所赋予，而是被那三把剑中的宵练所暗喻。

来丹怀着复仇的喜悦离开仇人的住宅，又在门口遇到了黑卵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地对他砍了三剑，如同以虚空砍削到虚空里。

黑卵的儿子轻蔑地笑着，说，你为什么向我三次招手？我不相信死者已经死去，仇恨就像冰一样溶解，你只能以招手来作无可奈何的戏弄，我视那抽象的不指涉肉体的复仇为无有。来丹听到了仇敌的后裔的回答，确证那剑是不能杀人的。然而他仍然沉浸于复仇的喜悦里，他想到疼痛比死亡更有价值，因为疼痛本身还能作为语言告知自己的仇敌，而死亡却会彻底地使复仇的意义消解——复仇的对象死掉了，复仇者的安慰及意义也走向终结。他已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人的复仇者，他乃是一个作为人的复仇者，那么他与那宝剑为伴，又有魏国的城墙作为幽暗的背景，还有穹窿高高的天顶辉映，复仇的意义肯定不是孤立的。这样看来，黑卵仅仅是作为弓箭手的草靶而存在，他不过是在历史的连贯性事件里被虚设，那么，来丹手中的剑刃乃是指向虚无，他从来就是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他手中所持的利刃不过是将他周围虚幻的世界击碎，又以复仇的磁力将其吸纳到另一个幻像里。

## 六

事情的结局是：黑卵在深夜醒了过来。他感到了头部、颈部和腰身的疼痛。喉咙干涩地难以说话和发声，整个身躯感到失去柔和与弹性。他只看到屋内墙上妻儿的黑影以及灯盏里暗淡的火苗。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喝醉了酒而门与窗都敞开着。他仿佛觉得自己并不是偃卧于现实，而是在一个梦魇一样昏暗的世界里。他只能埋怨周围的人没有及时关闭门窗，也许是风的力量刺入他的身体。可是，儿子给了他另外的回答，说，我看到来丹来过这里，他在门口遇到了我并对我招手三次，我很快就感到身体疼痛四肢僵直，莫非是这个人向我们诅咒？黑卵的头脑里仍是醉酒后留下的时间空白。他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也从未察觉过有什么将要发生。总之，他仍将这件事看得无关紧要。因为那诅咒即使发生，也不过是一种虚无的力量，那复仇者真的能够借助死者的亡魂与幽冥

里的毒力？诅咒是可疑的，然而诅咒者在诅咒时总是扮演了弱者——假如是来丹向他诅咒，那么他从来就没有把那渺小的形象纳入视界。他在昏暗的灯苗下久久沉默，仿佛是一场冗繁的自我对话。他仍是在那沉寂里涂抹掉对手的力量，使那复仇者存在的意义归于虚化。

夜晚太寂静了，只有外面细碎的草木之声隐隐喧响。树叶们敲击着自己天然成序的细小精巧的编钟，仿佛在人间之外的某一幽深之处演奏着。它们的乐声以那秘不可测的韵律上升到天穹的拱顶——无论是人眼中所见的，还是人双耳所听到的，都是深奥的。只有那仇人屋内的灯火闪动着、忍受着某种轻微的疼痛，好像那幽火乃是由于无数死者的白骨点亮。来丹所持的剑的确是锋利无比，它已快捷到不能致人于死地。仇人的肉躯在难以察觉的剑光里分解和愈合，仿佛并非发生于实际的生活，而是一切都发生于人的内心里。这样看来，来丹的复仇并不是一个现实事件，而是一个离奇的心灵事件，它的意义仅仅类似于诅咒。而黑卵的被砍击，也仿佛不是发生于物质界，他以为自己肉体的苦痛可能来自醉酒和户牖下的睡眠。不是复仇者以剑挥过他的身躯，也许是一个遗忘了的恶梦击中了他。对于复仇者来说，复仇的快意归于复仇者的内心，他所挥断仇人的身体的事实，乃是来自对那宝剑的信赖，他的手中真的抱着宝剑么？他试图以这宝剑的力量告诉那仇人，他的雪耻之念并未同亡父一起消亡，在最缺少力量的身体内，还有着含有猛力的魂魄。他的虚弱的肉体不仅是用来生活的，他还可以将全部生活聚敛到复仇的剑刃上。那剑刃并非由几个世纪前匠人的神功打制，乃是由他的精髓所熔铸。然而，他仍是崇尚物质的，因为物质与物质的接触远比某一冥力的凭借更要畅快淋漓。仇恨乃是由物质来缔结的，复仇者又怎能将它仅仅归于那内心的结局？他必要使疼痛加于血肉，因为复仇像是交谈一样，是一种激烈的诉诸物质的语言。然而仇者并未听到，即使黑卵死掉了，也不会听到——这种在每种情形下都不可能听到的语言，乃是绝对孤独者的语言，它最后抛弃了复仇者以及语言自身——这使得复仇者陷入困境，他既不能

证实复仇的实现，也不能从自设的证据的另一侧看到自己。他并没有击碎仇敌，却将自己击碎了。它充分地显示了生活本身的陶瓷一样的脆性。人是这样地易于被击碎，实际上，那仇敌也将在时光里被击碎。真正的剑并不是来丹手中的那把，而是在时光之中隐秘地闪现。起初是如此严厉——没有完整的人与生活，只有完整的世界。复仇者和仇人不管在怎样的方式里被击碎，也必在时间和荒草里最终得到安慰，宇宙的全部业绩都完整地呈现于那打碎与粘合的匠术里。

这样看来，复仇作为惩罚乃是世界降于人的惩罚的一部分。你不是这样被惩罚，就是那样被惩罚，生活乃是接受惩罚的全部理由。那么，惩罚就是人世的绝对意义——我们乃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的复仇计划里的一个个靶心。因而我们可以将一切痛苦看作是复仇者的利剑挥动的确证。杀戮、战争和疾病乃至无数冤屈，我们所能选取的乃是遗忘。假如一个人缺少必要的惩罚，他所可能找到的便是自我惩罚的宵练。我们仔细地在生活里寻找，便可得到极其荒诞的又符合那最高者目标的例证。多少年前，我曾认识一个某一林场的工人，他喜欢阅读和写作。他曾对我说：“我要写一部惊险小说。”我并未留意他所谈论的，一个人想什么和想做什么乃是他的自由，谁能想到他所说的意愿竟然是他人生的关键记号，他陷入了那句话，并成为那偶然说出的言语的猎获对象——几年之后，他竟然成为他所杜撰的小说的真正主人。

他以生活本身作为一部细节完整的卡夫卡式的作品。他的确想杜撰一部惊险的、充满了恶运的小说，可那小说首先征服了这个人，以致使他放弃了正常的、平凡的人生——他开始怀疑自己受到他人的监视和迫害，也许这是他小说构思的一部分。他先是怀疑有人进入他的家中，窃听他的谈话，又将他的行踪记录在案。他想这一切都必定是他的上司所为，从此踏上茫茫无涯的告状之路。他似乎非常肯定地抓住了别人的铁证，却不知他所面对的乃是自己的幻影。为了寻找他所虚构的公平和正义，他以无辜者的名义一次又一次到省城和京都上访。当然他的告状毫无结果。他的冤屈也日渐

加深，他的内心所想的受迫害的程度也更加离奇和升高了。他感到自己被代表着更高权力的秘密机构所控制，人们已将地道挖到他的住宅之下，并且可以在他的屋内自由出入。更加可怕的是，那监控他的人总是在他深夜熟睡之时给他注射各种药物，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实验的标本。他根本没有能力与迫害他的力量对抗，因为他既没有以双眼看到过他们，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秘密地道的出入口，他只是感到那迫害的存在，因而他的选择仍然是在上访的道路上漂流。

他的毅力是顽强的。他差不多变卖了家产，在上访的路途上，他攀上运货的列车，又趴上别人的汽车，在某些重要部门的门口等或静坐，借着城市昏暗的路灯不断完善和补充他的诉状——他被人打瞎了一只眼睛，经常被人作为乞丐驱赶出来，在深夜便躺卧在马路旁边，可他的诉状上的内容和事实一点点增多，他将现实里所发生的，也加在那想像里的迫害者身上，他认为一切都归于那神秘的迫害者的罪恶计划。他相信了他所杜撰的一切细节，于是真实和想像之间失去了界线。他感到他所想像的正是一直发生的。他已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小说了，因为他的生活已完全地陷入到自己妄想的深渊。这个守林人和伐木者已经彻底离开现实，或者说被现实世界所丢弃。他像传说里的吴刚在月亮上砍伐桂树，每一斧的力量仅仅是为了桂树伐痕的复原和愈合，那桂树将以一种永恒的存在给他以永恒的惩罚。然而那桂树乃是他所假设的，他被自己的假设所惩罚，其中暗含着想像力所挑起的一个人的自我攻击和自我复仇的力量，一个人和他的幻影在旷野里厮杀。

## 七

这个人的生活寓义在于，他试图杜撰一部小说，却将那小说的筋骨抽取出来并加于自己身上。他既是那小说的创造者，又是那小说里主人的扮演者。别人从小说里看到的乃是另一个世界，他